

长篇小说

巴水苍茫

BASHUICANGMANG

欧阳玉澄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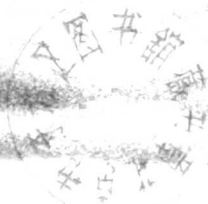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67890

巴水苍茫

欧阳玉澄 著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水苍茫/欧阳玉澄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2

I. 巴... II. 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2240 号

巴 水 苍 茫
欧阳玉澄 著

责任编辑 寇德江
封面设计 梁 伟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7.5

字数 435 千 插页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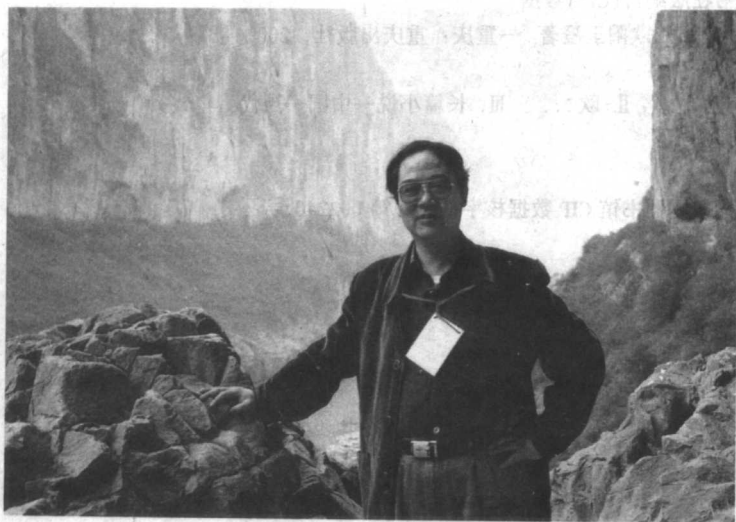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 - 5366 - 5822 - 2 / I · 1104

定价: 23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欧阳玉澄，亦名欧建中，1946年4月生于奉节，自幼迁居云阳、万县。196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。其后，军垦两年，教书四年，1976年调万县港务管理局供职于今。曾先后任港务局工会宣传干事，局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及企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港口协会秘书长等职。

多年来从事业余文艺创作，从1976年起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，从198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。1996年初，受聘于三峡文学院任专业作家。2000年、2001年连续两届受聘于重庆文学院。已出版中篇小说集《此情须问天》。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多篇(部)曾获省市级以上优秀作品奖。重庆市作家协会委员。

(A71)

祝福川江(代序)

□欧阳玉澄

川江供人旅游的景点实在太多了。几次船泊丰都,都未去游名山,我徜徉在鬼城街头,努力回忆儿时外婆给我讲的故事。外婆说丰都一条小街,上午人赶场,下午鬼赶场。每家铺子放一只盛水的盆儿,顾客买了东西直把钱往盆里扔。人扔的钱是铜板,“当”一声沉到盆底;鬼扔的钱是纸灰,尽浮在水面上了。我在街上走几个来回,朗朗日头,繁华闹市,绝无半点儿鬼影鬼气。只在路边摊铺上找到了黑白无常,这是两种土陶面具,一位峨冠上写着“你也来了”,另一位帽上直书“正在捉你”。拿起面具把玩一阵,觉着两位鬼国使者并不可怖,只是有点滑稽。

鬼都名山上还有阴曹地府,有鬼门关、奈何桥、望乡台以及多处道佛寺庙。我以为那是故国千百年鬼文化的沉积。鬼文化毕竟属于人类蒙昧时期的文化,似乎同我涉猎的近代文化、同我关注的当代社会愈来愈远了。

要说鬼门关,川江历来倒是船家的鬼门关。乘游轮顺江而下,一路上看峰回路转,山河巨变。历史,在这里流出一种艰涩与漫长。长江太古老了,似乎自有人类以来她便是今天这个样子。“天河”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发祥,一路上纳千溪汇百川形成浩荡水势,流经涪、万突受梗阻,于是一江狂澜遗下数不清的碛坝、水坎、险滩。古诗遂有“蜀道愁过八百滩,滩滩险处觉心寒”的句子。可而今游人乘船只把峡江当作立体画廊,却再不会有“觉心寒”的感

受。自然,这当首先归功航道部门。建国以来,航道工人历尽辛苦,炸礁治滩疏通槽口,终于把入蜀畏途变成了黄金水道。而今游轮畅行峡江,还有多少人记得半个世纪前的艰难险阻呢?

入夜,船抵万县港,满城灯火,灿若星辰。夜泊的客轮列阵排开,为不夜的港口装点出一江水上浮宫。万县港是座千年以上的港口。五六千年前这一带便有独木舟渔猎。战国时期,巴人就能造出载五十名士卒和三个月粮草的大木船了。于是有二千三百年前司马错率巴蜀十万大军携六百万斛军粮,万艘大船浮江伐楚的壮举。直到上个世纪末,川江木船运输发展到鼎盛时期,万县港樯桅如林,造船的斧凿声,推船的号子声不绝于耳。及至五十年代,我们还能在江边看到数十人、上百人集体拉纤的场面。然而落后终将被先进取代,正好是一百年前,川江出现了第一艘轮船。钢质机动船安全、快速、运载量大,一开始就显示出人力木船难以匹比的优越性。近三十年来,机动船运输得到空前发展,而木帆船在川江现已近乎绝迹。

说到轮船,直到五十年代还被我们喊成“洋船”。川江曾一度是洋人横行的天地,1926年9月5日,英舰炮轰万县,把仇恨和屈辱一直烙印在国人心里。而今,万县码头再也找不出七十年前的弹坑。我沿着阶梯拾级而上,蓦然见龙门吊横空出世,牢牢塑起我们的自尊、自强,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崛起!

陈老总曾有诗云:“三峡束长江,欲令江流改。谁知破夔门,东流成大海。”川江穿过雄奇秀丽的三峡,一出南津关,天高地阔,便结束了她艰难的历程。1980年南津关筑起万里长江第一坝!1994年华夏第一工程在三斗坪正式动工——一个跨世纪的梦想在中宝岛奠基了!真个举世瞩目,兆民同庆!与大坝工程遥相呼应的是,库区正忙着重新规划家园,百万大移民工程已全面铺开。当我们为2010年宏伟蓝图激动不已的时候,捧一把即将被淹的故土,我们除却自豪,还别有一种依恋之情。

是的,被改变得最多的将是峡江。三峡工程一旦竣工,峡江不再是现在的峡江,那时候该叫“高峡平湖”了。就像美丽泼辣的川妹子,一旦成家,她会柔顺丰腴起来。经一番不曾有过的装扮,川江会以更迷人的风姿赢得世人赞赏!历史已为川江捧起吉祥的婚纱,噢,川江,让我们为你祝福!

目 录

祝福川江(代序).....	(1)
上 卷.....	(1)
第 一 章.....	(3)
第 二 章	(44)
第 三 章	(79)
第 四 章.....	(112)
第 五 章.....	(148)
第 六 章.....	(181)
第 七 章.....	(223)
下 卷.....	(259)
第 八 章.....	(261)
第 九 章.....	(300)
第 十 章.....	(346)
第十一章.....	(385)
第十二章.....	(425)
第十三章.....	(465)
第十四章.....	(506)
后 记.....	(548)

上

卷

第一章

—

在一个春日和煦的上午，百岁老人八姑奶颤巍巍地走进了我的画框。她那头饱经风霜的银发，成为我画布上一个醒目的亮点，就像火柴“嗤”一下点着我的思路，突然间我有了创作的灵感，找到了把握色彩的新的感觉。

我用极冷静鲜明的调子，来表现春日里的远山、峡谷和村庄。让亮丽的川江、葱翠的原野、烂漫的山花，与八姑奶藏青色的衣着、枯乱的白发以及多皱的面容彼此关照协调。我把自身的经历以及我对历史的理解、未来的憧憬都处理到今日的风景中去了。于是调色板上的群青、普蓝、草绿、赭石、土红、大红、铬黄、以及柠檬黄和锌太白，全被我赋予了生命，被我的画笔和刮刀一一“摆”上画布。平心而论，以往我的画也就是个三流水平，过去我是从不讲究笔触的。老师说你这叫“抹”，就跟刷油漆差不多，画油画要一笔一笔大大方方地把颜料“摆”上去，要让内行人看到你的“笔触”。大约艺术实践到一定程度会产生触类旁通的感悟吧，在把握了“摆”

颜料的技巧之后，我还大胆使用了“触”、“按”、“挑”，以及连“摆”带“刷”等西画技法。我觉得我的画无论内涵与形式都有了很大突破，我想如果我这画真能取得成功，我是真要感谢八姑奶的了。

问题是我来古陵写生都好几次了，竟从没有想过要把八姑奶画到我的画里去。早上我见八姑奶手搭凉棚向河下眺望的时候，我还问她：“八姑奶，你老人家眼睛还好使吧。”八姑奶说：“还好哦，我还能看得很远。”我说：“三峡在修大坝了，八姑奶还是搬到我们城里去算了！”八姑奶说：“我不到城里去。我都活了百多岁了，我哪儿也不用去了。”八姑奶说话的时候，眯着眼睛顺一棵老树慢慢往上望。这是一棵至少有八百年树龄的老黄桷树，树大根深枝柯虬曲，除零零星星绽出几片嫩绿的新叶儿，满树是青紫色状如白兰花似的芽苞。八姑奶安详的目光就像在打量这棵从不挪窝的老树，好像看到三峡的水位在涨，慢慢就把老树淹了似的。

八姑奶到底有多老，我不知道，但她说她有百多岁了我不相信。前些年我陪小玉来古陵，八姑奶说：“小玉，再过十年我就满一百岁了，到时候你们来给老婆子做生吧。”我们说好的好的，八姑奶身板硬朗精神健旺，我们准来赶八姑奶的百年大寿！后来就听八姑奶说她已经有一百岁了，而今天她干脆说“我都活了百多岁了”。前后不过才几年工夫，我们也闹不清她说的话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我见有人评论一些“长寿县”、“长寿村”，说边远地区的山民大多日出而作日没而息，凭寒暑计年到头来就把岁数记混了；或是乡下老人因岁数大普遍会受到尊敬，你说你八十岁，我就说我有一百岁，说不准冷不防还有一百二十岁的哪。八姑奶的年龄不时看涨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以上两方面的原因。

八姑奶即便未满百岁，但九十岁想是会有有的。这是我跟小玉听了八姑奶的故事，又核对几部史志后共同得出的结论。事实上，万县船帮同英国人在陈家坝争码头那年，以及稍后英舰炮轰万县造成“九·五惨案”的时候，八姑奶都很年轻。因此，八姑奶说她曾

亲眼看到第一艘洋船进川便不足信。我们从《长江航运史》上读到,首次闯入川江的轮船,是一条长十七米宽三米名叫“利川”号的英国船,那是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早春发生的事。如果八姑奶亲眼见到过“利川”号入川,那么她的年龄肯定在一百岁以上,但在八姑奶的故事里面,她实际上并不很老。我在想,是不是八姑奶年轻的时候,常听长辈讲类似“利川”号入川的事,听得多了,随着年事增长,这些事便在记忆里沉淀下来,成了她亲身经历的一部分呢?

但无论如何,我得感谢八姑奶。是她老人家帮我增加了对川江以及对眼前这片土地的认识,丰富了我这幅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纵深感觉。于是笔触流畅了,色彩鲜活了,我轻松适意地哼起了小曲儿,潇洒大气地处理完最后几笔,然后笔一扔功成名就似地欢叫起来:“小玉、小玉,快来呀,你瞧瞧我这幅画怎么样吧!”

小玉怕影响我的工作,就像一位恬静的小女孩,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采摘山花和一种叫鱼腥草的野菜。她听到我叫她,就从野蔷薇丛中直起腰,提起裙摆笑吟吟地向我走来:“看你得意的样子,人家还当你得了大奖呢!”

我说:“大奖不大奖的我不在乎。这画是要留给我们儿子、留给我们孙子的呢!”

小玉的脸红一红,佯作不高兴地瞪我一眼。待走到离我的画还有两三步远时,却站住了:“哇,你把我八姑奶画进去了!”

我说:“她是位历史老人呢——噢!对了,你看这画叫《最后的家园》好,还是叫《最后的河谷》好?”

小玉想一想说:“就叫《最后的家园》吧。这河谷、这川江,不都是我们的家园么?”

我说:“你觉得这画怎么样吧?”

小玉说:“可以,挺好的。”

“轻描淡写,就‘挺好的’完了?”

“你还要怎么样呢？反正我又不懂画，表扬你再多，也只是廉价的吹捧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，你得赏我个 kiss。”说着仰起脸等她“奖赏”。

小玉不声不响地微笑着，一弯腰当真在我额上吻了一下。我指一指脸，说：“还有这儿”。小玉环顾一圈儿，说“你这人真坏”，又在我腮上“啵”了一下。我嚙起嘴唇，闭上眼睛还想亲亲她的芳唇。小玉却悄悄地取一支画笔，在我唇上按一下。我一抹，弄一手红。我一边用纸擦嘴擦手，一边恨声道：“好哇，你这个妖精，你等着，看我怎样收拾你！”

小玉一边儿跑开去，一边儿说：“得寸进尺，谁叫你贪心的了！”说罢，还咯咯咯地笑。

我一翻身从马扎上蹿起来，一下就追上了她。我哈口气叉开五指做出要胳肢她的样子，她即慌着蹲下去告饶了。

我说是吓她呢，她站起来却说：“一个男子汉，为点儿小事还兴报复人吗？”说着掏出小手绢儿为我揩嘴上的油彩。

我说：“我眼巴巴地盼你 kiss me，你却把我涂个豁嘴儿，还不准报复，你说这合理吗？这样子，你为我唱支歌，不然我就亏了。”

小玉头一偏，笑道：“好吧。可唱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要唱最好听的、最能打动我的歌子！”

小玉略想一想，理理头发，然后亮开嗓子真唱起来——

郎叫唱歌(哟)就唱歌，

郎说撑船妹下河。

郎是川江长流水(哟)，

妹是川江水上波

桃子莫得(呀)李子圆，

郎口莫得妹口甜。

去年春节亲个嘴(哟)，

今年端午还在甜……

小玉的歌在我市青年歌手大赛上是获过奖的。她唱得很投入。看到她水汪汪的眼睛，楚楚动人的样子，一种久违的亲情不觉春草般蓬勃开来，刻骨铭心地让我感动。

我极是认真地采一支玫瑰献给小玉。“唱得真好！真的……”我挨着小玉在如茵的草皮上坐下来，伸一只手揽过小玉的纤腰，央她说，“我就爱听这支歌，你再唱一遍好么？”

小玉挺挺腰肢，反过手来把我的手拿开，还在我小臂上拧一下。我“噢”一声，一扭头才见八姑奶不知何时已经上坡来了。

“芸儿，是你在唱歌吗？他是……他是谁呀？你怎么老是不回家呢？”八姑奶刚爬过上坡，年迈之人到底有点儿气喘。

小玉忙迎上去扶住八姑奶：“八姑奶，你搞错了，我是小玉不是芸儿！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芸姑姑，你怎么老把我跟她记混了呢？”

八姑奶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噢！是小玉，你们……看我这记性。你没见过吗？你芸姑姑也是这样唱歌，那阵，她也像你这样年轻……”

前些年，八姑奶害过一场重病，康复之后，身体比过去还要好，只是偶尔有点儿迷糊。大约人上了年纪，往事日渐清晰，再不用受时空限制，只管痴痴地想她要想的人，一迷糊，想着的人便与现实中最亲近的人叠在一块儿了。

我想，八姑奶真是一位有趣的老人。古陵要是有一部《百年沧桑》，八姑奶肯定能做这部书的索引。

我悄悄问小玉：“小玉，八姑奶的公爹我们该叫什么呢？”

小玉答不上来，想一想，然后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大概该叫太爷爷了。”

“噢！”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——这念头初时朦胧，但随后顽固

起来，直往心眼儿里钻，并就此揪住我不放。于是自讨苦吃，寒来暑往，全不知会受多少煎熬，遭多少折磨。尤其是我不知道，我和小玉的关系还会发生重大变化。后来，我是怀着忏悔和痛苦，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承诺，整理出这部《巴水苍茫》来的——而当时我只是脱口而出：“小玉我们可讲好了，这次就在古陵多住几天，我最喜欢听八姑奶讲她过去的事了。”

小玉并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，却浅浅一笑道：“这不正好吗，八姑奶上了年纪，正愁没人听她讲过去的事呢！”

二

曾经有好一阵子，我误以为历史是从江河源头流淌下来的。似乎眼前的川江，也就是百年前船帮的川江。我奇怪地看到江回路转，有一条形体模糊的小火轮闯进了三峡，烟筒炮管儿似地指向长空，一路很是张扬地喷着浓烟。那船肚子里也不知揣着什么玩意儿，卞卞隆隆满是串在一起的闷响。后来才明白，我不该搞混了，历史不是幻觉而是真实。亲眼看到第一艘洋船进川的，除了不应该是我，也不该是八姑奶，而是八姑奶的公爹陈老太爷。

川江自有洋船出现之后，已过去不少日子。这一天，据八姑奶说她生了虎儿还没有满月——八姑奶生虎儿的时候才十七八岁，估计她很难看到许多年前那艘外国船的样子。这时候，我们就见身着长衫项上盘着长辫的陈府太爷，铜浇铁铸般立在古陵石级码头上，满脸是刀刻的冷肃和严峻。在距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，八名汉子雁翅儿排开，一声不响地似乎都在期候陈太爷的指令。

前方是偌大的金沙滩，沙滩坦荡如砥努力向对岸突出。金沙滩外停泊着百数十艘木船，江水不惊不诧无涛无漩，竭力掩饰着入峡前的张力和内劲。河对岸淡淡罩一层薄雾，使隐隐约约的村落如处子般婉柔恬静。江上不时扬起渔歌，头上盘旋着几只鸱鹰，当

时的情景颇容易让人产生联想,好像这里正在酝酿一场战事,这帮人是来阵地前沿侦察地形地貌似的。

“爹……”二爷陈子雄的声音无端有点儿凄惶。他想提醒老爷子若是迎宾或者巡视就该到金沙灘去,大家站在这儿是什么事呢?

太爷不为所动,他的听觉排斥了其他声音,或者说已装不下任何声音。古陵码头有一株枝柯虬曲的老树,蔚然如华盖、如广厦,埋着古镇千百年的根基。古树下面是个坎子,前方有两墩三四丈高的巨石。太爷把感觉从神游的远方收回来,一瞬不瞬地盯在前面的石包上,像是凝神运气,冷不防会一掌把巨石打飞或者劈碎似的。

大爷陈子英不屑地瞥了二弟一眼,子雄虽然高他半头,却远没有他墩笃和魁伟。他跳下石坎纵步登上前方石包,视野又比在大树下豁朗许多。古陵外面紧接金沙灘的是一弯碎石河漫滩,河漫滩下去两岸碎石逐渐过渡成整体礁岩。远处,两岸礁盘一齐向江心紧束,形成令人闻风丧胆的巴阳峡。峡中江水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孽龙,突然被死死卡住了颈子,终年雷霆震怒般发出怒吼。久住峡口的陈子英,不仅熟悉那十余里巴阳,更熟悉巴阳峡那阴郁狂怒的涛声。

陈子英毕竟出道早,追随父亲多年,船帮的大事小事太爷从没有回避过他,因此他对老爷子要办的事也就知道得比别人更多。

在陈子英看来,太爷要办的事其实早该在二十年前办了。那时候太爷本可以把这事办得滴水不漏。无奈那年腊月,县太爷送帖子宴请万县船帮陈、江两大舵主。陈、江二位爷只道县太爷请他们去,无非是议年节放烟火办灯会的事儿。谁知道刚进县太爷客厅坐下来,县太爷即整理衣冠,正正经经地向二位爷深深一拱。陈、江二位爷互望一眼,笑道:“县太爷叫下民来,出钱出人的事只管开口,何须行此大礼!”县太爷正色说:“我知道二位爷是水上的太岁、船帮的统领。这次我一不找船帮捐款,二不叫你们派人,我